

诗意地栖居

梁梅健

当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从德国著名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中演绎出“诗意地栖居”的哲学命题时,他主要是针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在日益浮嚣的工业化、城镇化面前,他期望着一种人与自然相互依存、和谐共生的理想状况。
当我国现代著名教育理论奠基者蔡元培先生在一百年前大力倡导“美术优先”的教育理念时,他似乎预感到,随着田园牧歌的古典生活被隆隆的机器声所打破,心灵的自由,愉悦的精神,可能会成为现代人最为急切的生命焦虑。
在这里,有着东方人特有的生活情趣与审美境界。

上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先生踏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并在那里亲身感受到了一个伟大帝国在它兴起过程中所特有的忙碌、繁盛与勃勃生机。然而,在短暂的兴奋过后,林语堂先生却发现了美国文化的单调、简单、机械与乏味,远远不是他心目中的乐土。于是,他在那里写下了那本试图提升美国民众文化与精神情趣的著名随笔集——《生活的艺术》。他谈茶、园林、旅游,也谈气功、武术、养生,认为只有艺术化了的生活,才是人类真正需要的生活;而在此,当时的美国实在是枯燥极了。

历史翻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当西方现代化的生活被中国人当作奋起直追的摹本与样板时,我们便不由自主地陷入到同样的漩涡之中。农耕文明是诗,而工业文明是散文。我们拥有或者正在拥有丰富的物质,然而,这就是我们真正可以诗意地栖居的家园吗?这就是我们所期待的可以放飞精神与灵魂的生活乐土吗?打开电视,翻阅新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涌现出无数的专家和大师,但是,人们却很难感受到他们的音容笑貌、喜怒哀乐,乃至他们的吹拉弹唱、琴棋书画。这是一个产生巨人的时代,然而,我们的巨人却总是那样的呆板,那样的单一,那样的缺乏飞扬的神采。

可能正是出于对某种时代缺憾的感慨,当姜宏教授将他的散文集《杂话生书》呈现给我时,心中的欣喜是无法克制的。姜教授是著名的中医专家,吴门医派的传人,他的医学成就自有他的专著和大量论文作证。不过,从他前几年给我的散文文集《穿越记忆》、摄影集《纵横光影》,直到这次给我的这本散文新著,我总能感觉到它浓浓的人文情怀与细腻的艺术触觉。

在这本散文新著中,多样的情趣使它显得可亲、可爱。《美在人琴合一》《敌人也可爱?》《再现战争的悲壮美》记叙的是他听音乐、看电影时的感想;《今走泸定桥》《登箭扣长城》《在花园城市墨尔本》,描写的是旅游时的心境;《寄情一壶春》《志行万里》《又见戴老师的幽默》,表现的是浓浓的师生情谊;而《我与奥运激情相拥》《巴特洛利,真神!》,则是他对一直钟情的体育赛事的情感记录……体裁多样,内容斑斓,而真性情同一,生活趣味丰富。

当上世纪8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访问中国,刚下飞机,语出惊人:我太喜欢中国了,一个中国作家教会了我如何生活。

面对着姜教授的这本散文新著,面对着他多才多艺、兴趣广泛的多样人生时,我们要说的是:诗意地栖居,优雅地生活,人生原本就该如此!
(本文为姜宏《杂话生书》一书的序言)

在夜的怀抱中酝酿,听到黎明急促奔来的脚步,听到大地母亲轻轻地哼唱……

然而听夜是需要心境的,同样的夜你可以听出美妙动听的旋律,也能让你听到杂乱无章的噪音。就像我们的生活,幸福与贫苦全在于自己的心境。



夜光杯



自胜者雄 夏宇篆刻

长乐未央



楼爵士吧,使人们重温了老上海的爵士梦。这支乐队在这间散发着古老味道的酒吧里,用热情洋溢的风格、精到娴熟的技艺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法国总统密特朗和美国总统克林顿等都曾来这里欣赏过他们的出色表演。1996年,和平饭店老年爵士酒吧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世界最佳酒吧之一。当年百乐门吉米金乐队的贝司手、年届九旬的郑德仁老先生与上海著名歌手纪晓兰一起组建了上海海邻爵士乐团。乐

纯真的真情,你就会像花一样,经受过风风雨雨。其实作为艺术家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常说创作一幅作品贵在意境。什么叫意境,就是画面要表达真善美,不管你是抽象的,还是写意的,你有美的意境,人们就喜欢你的画。为什么你喜欢艺术,你在经历苦难时仍然不抱怨,孜孜不倦地创作,就是你的心中有一朵盛开的鲜花。你要达到完美的理想境界,也是艺术家在创作中要表现画面完美的艺术意境一样。磨难激励你对美好的向往,你在你遇到磨难时,才有对比,你对生活的理解才有厚度。纯真并不是一无所知,而是对纯情升华到了一定高度的境地,纯厚改变了平庸。我在画“花开时节”时喜欢表现那种花开浓郁沉厚的色彩,因为这种沉郁的色彩更有深情的宏美,更有引人的魅力,这是一种成熟的美,更带着内心的深深的对情感的体验。

我画“花开时节”

何黎霞

花开是憧憬理想美的过程,从含苞待放到山花烂漫,会生发好些美好的故事。所以,我在生活里总是梦见花开时节,这是因为我的心灵中艺术的想象占据了我的大半生活。

中国的古诗中有好些咏花的诗,而画家作画更有花卉的专门的文人画。外国的文学艺术家也是如此。就拿梵高来说,他的向日葵是他用色彩画着热情的花开时节,他想以这种热情拥抱他的情人,他的心灵激起的激情如木棉花一样,色彩中燃烧着英雄的情结。从梵高画向日葵花,我想到梵高的艺术生活。其实花很是与艺术家的生活一致的,花为何绽放,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春寒料峭时节,阵阵寒风,阵阵夜雨,它不抱怨,在自然中绽放真情的美。

我年轻时把好些事都想象得十分优美、纯情。后来随着经历的增长,知道世上的事并不是十分完美的。但是你有

常喜欢听夜,听月亮与星星的密语,听风与云的缠绵,听植物拔节的欣喜……

记忆中的夜似乎与听无关,宁静而神秘,甚至让人感觉到一丝恐惧。想象不出夜的神形,更体会不到夜的内涵。那时的我是年少不知愁滋味,总是“春眠不觉晓”,对于夜的感受,就是一个让人睡觉的时间。

第一次听夜是从第一次失眠开始的。那一夜不知何故,忽然醒来,寂寞

听夜

北叶

上世纪90年代初的夏日,我与几位记者朋友去了趟符拉迪沃斯托克(原名“海参崴”),它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城市和太平洋沿岸著名港城。当时,前苏联解体不久,酷爱集邮的我无心游玩,每到一处,甚至每进一家旅游纪念品商店,眼睛始终停留在前苏联邮票上,尤其是列宁邮票。每次收获邮票后,都能让我激动好一阵子:邮票上的列宁,那前凸的额头,仿佛蕴含着无穷智慧;挥动的手势,总是在阐述真理;眉头或紧锁着,或舒展着,无不给人以睿智的思考与必胜的力量。

回沪后,我将列宁的邮票和小型张分门别类地归到自制的定位册中,平时经常拿出欣赏。近期,有幸结识了国际、国内专题集邮评审员施昆屏、宋林珍老师,在他们的指点下,我对专题集邮有了全新的认识:专题集邮不受国家(或地区)限制,不受时间制约,不受票种牵制,更不受品类束缚,组集者可围绕一个既定的人

物或“故事”,尽情发挥自己的想像力和聪明才智。激情燃烧中,萦绕我心中多年的列宁成了我的首选,为更好地纪念列宁,我第一部专题邮集《列宁的恒久魅力》便紧锣密鼓地编辑起来。专题邮集不仅要有丰富的集邮知识和专业知识,还要能找到与本专题相

编组《列宁》邮集的收获

黄国祥

关的世界各国的邮品,其中少不了封、片、戳,及本票、样张等多样品种,而移位和变体、错印票虽珍稀,但得之要靠恒心 and 缘分。组集者就像一个集编剧、导演、制片人于一身的艺术家,在好的思路中将邮集的故事性、趣味性、知识性向一个新的领域进行开创性的拓展。

邮票是历史的档案。为扩大编组邮集邮品的多样性,提高素材的珍稀度,施、宋两

爵士乐作为世界性的老上海的洋房和里弄,使大众音乐传入中国是从从上海开始的。回顾老上海爵士乐的历史,对于创新发展我国的传统音乐,丰富城市音乐生活极富意义。

爵士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祥于美国南部港口城市新奥尔良,至今已有110多年历史。爵士乐音乐的根基来自“拉格泰姆”和“民间蓝调”,以后经历了上世纪20年代以集体即兴演奏为主的“迪克西兰”,30年代以伴舞为主要职能的“摇摆乐”,40年代以和弦演奏为基础做即兴演奏的“比波普”,50年代风格迥异的“比波普”和“酷”以及随后

老上海的爵士乐

朱争平

上海各大舞厅。老上海的爱乐者钟情起这种有着浓郁都市情调的音乐,并开始形成具有上海特色的爵士乐。

绍兴路5号是幢西班牙风格的房子,主人朱季琳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这幢房子里诞生了上海第一支家庭爵士乐队。乐队先由朱家子弟为主,后在上海法租界生活的瑞典、美国、苏联的爵士乐发烧友陆续加入。乐队不仅为家族的教堂和派对演奏爵士乐,还常常外出演奏,倾倒了大批喜欢爵士乐的上海年轻人。一次,上海工部局在金城大剧院举办音乐会,朱家乐队胜出其他三支洋人专业乐队荣获第一。这支家庭乐队成为上海最早

呼应爵士乐的青春之声。金怀祖是当时上海圣约翰大学物理系的中国学生,又名吉米金。他于1946年组建了16人编制的Jimmy King爵士乐队。当时

小楚是我的一位年轻的朋友,去年春节尚未过完,就匆匆离开上海,去北京工作了;其实,他大学毕业后来上海工作也不过半年。小楚说,他不能不拒绝平凡,他的目标是要做一个成功者。其实,并不只是小楚一个人,如今,很多的年轻人好像都是这样想的。他们不甘于平凡,觉得平凡令人沮丧,将会被耻笑,被淘汰。

我不明白,一个本就平凡的世界现在怎么会建造出如此虚妄的镜像,变成了不平凡的样子,到处有人在兜售

“不平凡的人生”,“不平凡的生活”,让实实在在的平凡相形见绌。让人不安的是,在这种喧嚣跟前,最容易轻信和迷失的是年轻人。他们跃跃欲试,争着摆脱平凡,希冀创造奇迹,铸就辉煌,成为当代的非凡英雄。殊不知,这样的成功,这样的目标,从一开始就背离了生活的本质。在我看来,生活的本质说到底呈现的无非就是平凡,冲浪再怎么登峰造极,最后还是要回到平静的海边。古今中外,有多少英雄豪杰在被称颂为不平凡之际,却憧憬着过平凡的生活,做一个平凡之人。

生活的精彩在于有着无限的可能性,成功并不只有一种模式,没有什么比将成功仅仅定位于有房有车有可观的资产更为可鄙的了,那是何等的势利和愚蠢。假如社会只是依据拥有怎样的房子、车子,拥有多少的资产,给予人以相应的社会地位和敬重,那真正是这个时代的堕落和悲哀。我觉得,成功完全也可以是平凡的。听从内心的需求,选择最纯粹最简单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感知自然,获取心灵的自由,谁能说这不是一种成功?前几天,小楚给我来信,说坐在北京街头的长椅上,望着如雪般飘飞的柳絮,不由得伸手去抓,却什么也没有抓到,心情像握不住希望那样有些失落。我跟他他说,你不要执著于那个成功者的目标了,只要自信地往前走,努力做好自己喜欢且有价值的工作,那么你会在平凡的时日与成功不期而遇;不然,有一天,当你自以为已经成功时,你会发现其实离自己心中的目的地越来越远。

当大多数人为成功及其目标所蛊惑,并为之焦虑和急躁时,甘于平凡不啻为明智之举。平凡最为普通,却也是最为可靠与踏实,最容易感受和平与温暖的。那个用低沉的嗓音迷倒全世界众多歌迷的加拿大歌手莱昂纳德·科恩,六十岁的时候,去位于美国南加州的秃山上的禅修中心,开始长达五年的隐居修行。五年之后,他拎了一只皮箱下山,皮箱里装着他在那些年里写下的近千首诗歌。2006年,七十二岁的科恩出版了自己的新诗集《渴望之书》,在其中的一首诗里,他大彻大悟地写道:“目标,不可能达到。”既如此,平凡又何妨?

其实,并不只是小楚一个人,如今,很多的年轻人好像都是这样想的。他们不甘于平凡,觉得平凡令人沮丧,将会被耻笑,被淘汰。

我不明白,一个本就平凡的世界现在怎么会建造出如此虚妄的镜像,变成了不平凡的样子,到处有人在兜售“不平凡的人生”,“不平凡的生活”,让实实在在的平凡相形见绌。让人不安的是,在这种喧嚣跟前,最容易轻信和迷失的是年轻人。他们跃跃欲试,争着摆脱平凡,希冀创造奇迹,铸就辉煌,成为当代的非凡英雄。殊不知,这样的成功,这样的目标,从一开始就背离了生活的本质。在我看来,生活的本质说到底呈现的无非就是平凡,冲浪再怎么登峰造极,最后还是要回到平静的海边。古今中外,有多少英雄豪杰在被称颂为不平凡之际,却憧憬着过平凡的生活,做一个平凡之人。



平凡又何妨

简平